



棉花的一生,从一粒种子开始。它要在盐碱地里扎根,在风沙中挺立,忍受干旱与虫害,赶在霜冻前吐絮。棉花活得很安静,不喧哗,不解释,只是站在辽阔的土地上,等风,等雨,等阳光把自己晒暖;棉花活得很温柔,把坚硬藏在壳里,把温暖与柔软留给世界。

作家周华诚深入棉田、实验室和纺织车间实地采访,写下《棉花与云朵》。在书中,你会遇见那些像棉花一样活着的人,他们种棉花、研究棉花、采棉花、把棉花变成毛巾和衣服。他们用一辈子和一棵植物对话,把自己活成了棉花的模样。

棉花育种充满了偶然性,一个品种从培育到审定,常常需要十年、几十年,乃至几代科研人的接力。1953年,育种家陈顺理将一袋五百克的埃及长绒棉种子播撒进荒滩。第一年,一场黑霜把棉铃全部冻死,他从近乎绝望的棉田里找到了一株挂着几个棉桃的变异株。从这九个棉桃出发,他用六年的时间培育出我国第一个长绒棉品种“胜利一号”。

一件事,能专注地做一辈子,就是成功。

像对待棉花一样对待生活

□王今燕

育种如此,人生亦如此。面对生活中的种种不确定性,我们是否拥有足够的耐心和定力去应对?现如今,我们总想快一点,再快一点,恨不得今天播种明天就有收获。我们渐渐丧失了等待的能力,甚至觉得等待本身就是一种浪费。而那些和棉花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人,从不急着要结果,只是日复一日地弯腰、观察、等待。棉花育种专家周曙霞说,几十万株材料里才能选出一两株,同为育种专家的练文明研究一个品种整整十一年。他们不走捷径,也不信捷径。这种近乎固执的耐心,在今天这个时代,显得格外珍贵。“下了地,你的眼里只有棉花。越看,心里越静。”当我们像对待棉花一样对待自己的生活,不慌不忙,专注当下,耐心等待,或许也能在喧嚣中找到内心的宁静。

书中最动人的一章,是诗人老点的故事。曾经的他收过废品也擦过皮鞋,过着四处漂泊、得过且过的日子。女儿因车祸离世,将他的人生彻底推入深渊。那年冬天,万念俱灰的他独自走在河边,结果遇见了一株棉花。他蹲下来数了数,九朵棉,三十

六瓣白。那年他正好三十六岁。

棉花与人生在此处完成了一次深刻的交汇。这株棉花,它发芽,生长,开花,吐絮,把三十六瓣白举过枯黄的芦苇,举到天空下。那三十六瓣白,成了老点从泥泞中重新站起来的支点。后来他重新拿起笔,开始写作,成了一名记者、一个诗人,他在诗集扉页上写下:“文字是穿破黑暗的光。”

《棉花与云朵》是一部非虚构田野观察录,却有着散文的诗意。它写棉花,更写人;写产业,更写命运。周华诚的文字克制而深情,那些育种家几十年的坚守,那些棉农一辈子的劳作,那些工程师无数次失败的研发——这些本来很“重”的主题,在他的笔下,变得像棉花一样柔软,一样有温度。

古再丽努尔的父亲弯了一辈子腰种棉花,把三个女儿都送进了大学;蔡永晖没有忘记母亲因采棉花而缠满胶布的手,也没有忘记童年站在棉田望不见尽头的自己,多年后他把这些记忆变成了一台台红色的采棉机,“把那些弯着的腰,一个一个扶起来”;托合提·尼牙孜始终半跪着维修机器,膝盖疼了也不吭声,当他获得全国五一劳

动奖章时,他说:“我只是一个修机器的人。机器坏了,我去修。修好了,机器继续跑。”这些人和棉花一样,外表朴素甚至粗糙,内心却藏着温暖。他们在坚硬的生活保持柔软,在漫长的岁月里默默给予。

所以像对待一株棉花一样对待自己的生活吧——不急着开花,不急着被看见,不急着一夜之间长成别人期待的样子。把根扎得深一些,把壳长得硬一些,把阳光一寸一寸攒起来,然后在命运允许的时刻,从容地绽放,温柔地给予。正如书的腰封上写着:“把阳光藏进心里,把温暖交给世界。”这句话说的是棉花,也是那些跟棉花一样温暖的人们。这大概就是好好活着的全部秘密。



《棉花与云朵》周华诚 著 浙江摄影出版社



我们需要的书,是一把能劈开我们心中冰封海洋的斧头。



人间豹变

□苏西

近年东南亚华文文学作品大热,从黎紫书到贺淑芳,再到书写非虚构的林雪虹,作家们身处不同语境、承袭相近的文化传统,依旧笔耕不辍,延续那份深厚的文化根脉。

此间作家以女性居多,因此第一次读新加坡作家黄凯德的作品时,明显读出不一样的况味。黄凯德曾以短篇小说《豹变》获得新加坡文学奖短篇小说奖。

小说集《豹变》收录黄凯德短篇小说十篇,集结他打磨多年而成的作品。“黄凯德曾做过八年记者,笔下的故事保有社会新闻的真实细节与触感,又融汇南洋民俗、奇异武侠与市井轶闻。”

小说素材无疑源自作者的记者生涯。社会新闻是小说的源头,正是他任职期间日日所见所闻。他索性将这些化作笔端素材,真实细节与触感也在小说中得以保留。而融汇南洋民俗、奇异武侠与市井轶闻的种种情节,又让小说在阅读之外,多了几分猎奇趣味。

面对笔下匆匆逝去的岁月,故纸堆里的故事放到今日来看或许有些不合时宜。然而无论时代走到哪里,有些故事读来看似荒诞,但总有人记录,亦有人翻阅。

与近年来颇受关注的几位女性华文作家不同,黄凯德的小说依托男性视角,在不同于女性书写的细腻之外,更关注时代与普通人之间的勾连。一些历史事件在寻常百姓生活里掀起翻天覆地的波澜,最终复归于平静。比如《我是李小龙》中,因父亲而备受牵连排挤的母子,毫无征兆地消失,像是“我”童年里一场幻梦;《豹变》源自1973年新加坡动物园黑豹逃脱事件,化作一个啼笑皆非的普通人关于人生的寄望;《双枪》取材于通缉犯伏法的街巷传说;书中还写到大选、塌楼等事件——平民百姓的命运与之相关,却又保有疏离。

作者书写繁华之下的暗流涌动,记录普通人藏在历史缝隙里的曲折故事。《圣诞岛来的男人》写道:“多少幽幽离别的场面遁入历史,在舢板舶来载去的记忆中,化为粼粼潮汐不断侵蚀着脆弱的岸线。”故事里一名终身未婚的男子,希望能与曾相恋却被父母拆散、后来嫁入生子的旧恋人合葬。他栖身的岛屿,四十多年后连归属都发生改变,一如他的爱情。最终,在爱人儿子的成全下,他携着已故爱人的部分骨灰,回到自己久居的岛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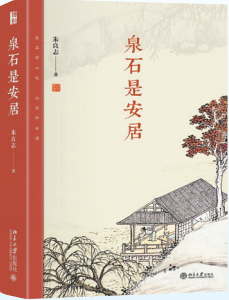
《双枪》中写将离世的阿公:“生命的脆弱如客厅朝东墙剥漆剥落露出的灰屑。”《马可波罗》隐晦写出,在文化杂糅环境中生存的人们,有敌意,有反抗,也有战争过后歌舞升平的表象。

在这个华人居多的英语国家,闽南语同样通行,闽南人在此居留生根百年。岛屿国度的经济腾飞与村居乡野的怪谈奇闻,在黄凯德笔下,正如马来西亚一位著名华人作家所形容:“一幅幽幽飘摇的新加坡建国史织锦图和万花筒。”

小说集最后一篇《美丽新世界》,像是回望,亦是预言:“两人就这样默默地面对着已经消逝的往昔,紧紧牵着手,陈博文感觉到身体里,一个新的世界将矗立。”



《豹变》黄凯德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泉石是安居》朱良志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时间的拾荒者

□倪怡方

刘心武的长篇小说《邮轮碎片》,以四百余个片段,搭建起一座漂浮于地中海之上的记忆迷宫。这艘邮轮不再只是简单的交通工具,更成为一座微缩的历史舞台,八组家庭、四代人,在这个封闭空间之内,上演各自的悲喜人生。小说书名本身便是精妙隐喻:“碎片”既指向文本形式上的断章残篇,也喻指历史长河里那些零散的或被选择性留存、或被刻意遗忘的生命瞬间。

此书最有冲击力的地方,在于它道出一层残酷真相:历史从未真正远去,它只是化作碎片潜伏于每个人的潜意识深处,等待某个契机将其唤醒。石可尔对少年时代初恋林珊珊的执着追寻,表面看是一段浪漫怀旧,实则是“时间线性”这一现代性神话的解构。当林珊珊早已淡忘二人共同经历的过往,石可尔的回忆却依旧鲜活。这种记忆的错位,照见人类经验深处的孤独:每个人都栖身于属于自己的时间孤岛,所谓“共同记忆”,很多时候不过是一种幻觉。

宙斯教授的遭遇,堪称全书神来之笔。这位摇身一变成成为文人的角色,在邮轮上遭到当年受迫害教师的后代殴打。这一幕,把历史的伤痕还原为肉身层面的冲突。刘心武在此展露小说家的深刻洞察:历史创伤并不会自动愈合,只是蛰伏起来,等候时机再度裂开。邮轮作为一处临时的国际公共空间,意外成为历史恩怨的特殊“法庭”,跨越数十年的旧恨,以一种原始直接的方式爆发出来。

退休医生,与当年被他顶替上大学的知青在邮轮重逢,呈现出另一重记忆。如果说宙斯教授是显性的历史加害者,这位退休医生,则是体制之下隐性的既得利益者。他的愧疚,并非来自公开的历史反思,而是个体良知的隐秘觉醒。这一层细腻的心理描摹,足见作者对人性的体察:历史创伤,既烙印在受害者心中,也以扭曲的形态,留存于加害者、既得利益者的灵魂深处。

小说颇具当代思辨色彩的部分,是对消费社会消解历史记忆的批判。邮轮旅行本身,就是消费主义的典型象征——一场悬浮于历史与地域之外的奢侈体验。策划人滕亦萝无孔不入的商业逻辑,年轻人明厉、普普淡漠的旁观目光,都在暗示:在资本逻辑主导之下,历史意识正被娱乐与消费不断吞噬。那些沉重的历史碎片,在邮轮这台巨大的消

费机器之中,被改造成无伤大雅、可供观赏消费的场景。

书中“学历不高的作家”马自先这一人物设定,值得细细思索。在知识精英把持话语权的当下,马自先代表着一种来自底层、未经整套知识体系规训的叙事可能。与之形成对照的,是一众学院派知识分子,他们的记忆往往被主流话语驯化,丧失原生的生命质感。那位遭黑车司机加害的女作家,则成为这个时代知识生产暴力的牺牲品,她的死亡,象征纯粹的文学理想,在粗粝现实面前的脆弱无力。

《邮轮碎片》的形式实验,与作品的思想内核高度统一。四百余个片段,并非单纯的文字炫技,而是对当代碎片化生存处境的精准模拟。身处社交媒体时代,人的经验本就破碎、断续。刘心武借这种拼贴式叙事,迫使读者放下对“完整叙事”的期待,去接纳现实本就充满断裂与矛盾的本相。这样的形式选择,本身即是一种思想立场:拒绝把复杂的历史经验,简化为一套统一、线性的叙事。

邮轮终究要靠岸,旅程终将落幕,但那些被唤醒的记忆碎片,不会就此沉没。刘心武借这部小说告诉我们,真正的历史,既不在教科书,也不在官方档案,而是散落于无数个个体生命幽暗的角落,等待一次远行、一场偶遇,将其重新点亮。就此而言,《邮轮碎片》不只是一部书写记忆的小说,更是对记忆本身的政治学与诗学的深度沉思。

合上书页,我们或许会恍然发觉,自己也正搭乘着时间的邮轮,漂泊在记忆的汪洋之上。那些看似无足轻重的记忆碎片,或许正是我们理解自我存在的唯一线索。刘心武以手术刀般的锐利,兼及诗人般的悲悯,为我们绘出一幅当代人精神图景的碎片化星图——点点闪烁的记忆光斑,共同构成我们共有的历史星座。



《邮轮碎片》刘心武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书是时间的容器

□王承舜

书架最里头,塞着一本旧版《庄子集释》。书脊上的字早就磨得差不多了,翻开来,一股旧纸味儿,像秋天晒透的稻草,又像雨前闷闷的尘土。

扉页上有一行字:“1999年春,于灯下读之。”钢笔写的,墨色洇开了一点。我盯着这行笔迹看了很久,想不起当年用的是哪一盏台灯,也想不起什么会在那个春天翻开这本书。只记得那年我二十七岁,刚工作几年,租住的房子窗外有棵泡桐树,春天会落一地紫色的花。

如今泡桐树早没了,我也搬过几次家,这本书却一直存在。

前些日子又翻到《逍遥游》那一篇,页边有一道铅笔画的线,画在“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旁边。笔迹很轻,像是怕被人发现。我试着还原当年的心思——大概是在加完班的夜里,翻几页闲书,读到这一句,忽然觉得松快,于是画了一道线。至于为什么松快,早已忘了。只记得那年我正为工作上的不顺心焦躁,为一些无疾而终的人和事失眠,为同事的一句玩笑耿耿于怀。

二十多岁时,把什么都当真。读《庄子》,读到的是逃避。

如今五十多岁再读,同一句话,看到的却是“无为其侧”而不必占有,“寝卧其下”而不必攀爬,原来真正的逍遥,不是飞走,是就在那里,待得住。这个道理,书里一直写着,是我过了二十多年才看懂。

我有时想,书大概是一面迟钝的镜子。你站得远,它照不出什么;你走近了,它才慢慢映出你的脸。而且这张脸,年年不同。

翻别的书也是这样。《论语》扉页上,我用红笔写过个大大的“忍”字,墨迹已经发褐。那时候工作压力大,觉得世界处处在刁难我,每天出门前都要对自己说一声“忍”。现在再看,“忍”字旁边不知何时多了一行小字,是我后来补的:“不是忍,是懂。”什么时候写的?不记得了。但字迹确实是我的。

还有一本《唐诗三百首》,某一页夹着一片枫叶,薄如蝉翼,一碰就碎。枫叶旁边,用铅笔写着“南京,2006年秋”。那年出差路过栖霞山,一个人爬上去,满山红叶,想起杜牧那句“停车坐爱枫林晚”,随手摘了一片叶子夹进书里。二



(CFP 图)



《中国菜市场》

内容简介:

“年轻一代的旅行者通过走进菜市场,试图从日常生活的细节中感受城市的文化脉动和生活气息。他们不仅仅是为了购买食材,更是在寻找与城市最真实的一面相遇的机会。”

作者在十年间对全国各地超过二百个菜市场开展田野调查,用脚步丈量最鲜活的烟火之地。

书中沿着食物从产地进入城市的路径,记录摊贩的生计,观察顾客的选择,将菜市场放回社区与地方生活之中讨论。在一个个看似不起眼的菜市场里,无数人于其间认时令、辨风土,和脚下的城市建立起真实而具体的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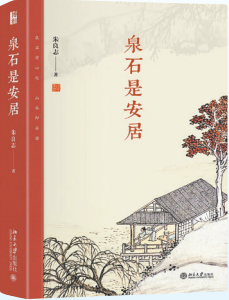
钟淑如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泉石是安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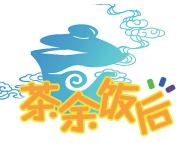
内容简介:

泉石寄心处,山水即安居。沈周有诗云:“山静似太古,人情亦澹如。逍遥遁世虑,泉石是安居。”文人园林,就是缓缓展开的山水手卷,淡淡诉说着人有个安定之所后心中的适然与安然。

作者这本新著,就是通过这别样的山水世界,去追踪中国人“爱居爱处,爱笑爱语”的营造本义,探讨中国人在园林这种独特形式空间中所潜藏的营造方略和生存智慧。



《泉石是安居》朱良志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精彩文摘

●我们看时,那竹帘儿里,果然有了月亮,款款地,悄没声儿地溜进来,出现在窗前的穿衣镜上了:原来月亮是长了腿的,爬着那竹帘格儿,先是一个白道儿,再是半圆,渐渐地爬得高了,穿衣镜上的圆便满盈了。

——贾平凹《月迹》

●月光极其柔和,溪面浮着一层薄薄白雾,这时节对溪若有人唱歌,隔溪应和,实在太美丽了。翠翠在月光下坐了一阵,心里却当真愿意听一个人来唱歌。久之,对溪除了一片草虫的清音复奏以外别无所有。

——沈从文《边城》

●太阳未出时,全世界都像一个梦,唯有月亮是真实的;太阳出来后,全世界都真实了,唯有月亮像一个梦。

——李娟《冬牧场》

●每个人都有个故乡,人人的故乡都有个月亮。人人都爱自己故乡的月亮。

——季羡林《月是故乡明》

●后来起了一阵风,天上的月亮还是老样子,可是水中的月亮却起了满脸的皱纹,好像月亮在瞬间老了。也就是在那个时刻,我懂得了真正长生不老的是天上的东西,水中的投影不管有多么美,它都是短命的。

——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

●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

——张爱玲《金锁记》

●月光还是少年的月光,九州一色还是李白的霜。

——余光中《独白》